

金肇野文集

，内₁灼₂，光未₃目。望₄山
方向出现一片₅灯的₆灯₇，这₈
人₉独立。在₁₀正₁₁方₁₂才₁₃，仅₁₄有₁₅点₁₆的₁₇
是₁₈伪₁₉平₂₀县₂₁政府₂₂的₂₃城₂₄，大₂₅家₂₆在₂₇
处₂₈，手₂₉挥₃₀毛₃₁巾₃₂，擦₃₃拭₃₄满₃₅头₃₆的₃₇汗₃₈水₃₉
也₄₀无₄₁际₄₂的₄₃黑₄₄夜₄₅，的₄₆深₄₇渊₄₈似₄₉的₅₀田₅₁野₅₂
望₅₃着₅₄这₅₅座₅₆县₅₇城₅₈的₅₉灯₆₀光₆₁，想₆₂起₆₃去₆₄
从₆₅天₆₆津₆₇返₆₈回₆₉平₇₀西₇₁途₇₂中₇₃，不₇₄领₇₅一₇₆对₇₇
城₇₈里₇₉一₈₀个₈₁地₈₂下₈₃定₈₄了₈₅家₈₆里₈₇也₈₈有₈₉。在₉₀
，想₉₁起₉₂起₉₃介₉₄绍₉₅本₉₆县₉₇情₉₈况₉₉，在₁₀₀过₁₀₁伪₁₀₂
暗₁₀₃地₁₀₄指₁₀₅给₁₀₆我₁₀₇看₁₀₈那₁₀₉跨₁₁₀院₁₁₁径₁₁₂是₁₁₃伪₁₁₄县₁₁₅
。但₁₁₆他₁₁₇哪₁₁₈里₁₁₉知₁₂₀道₁₂₁我₁₂₂曾₁₂₃以₁₂₄朱₁₂₅欣₁₂₆陶₁₂₇靠₁₂₈
一₁₂₉路₁₃₀上₁₃₁。在₁₃₂返₁₃₃回₁₃₄天₁₃₅津₁₃₆期₁₃₇间₁₃₈，几₁₃₉
年₁₄₀来₁₄₁，从₁₄₂天₁₄₃津₁₄₄返₁₄₅回₁₄₆平₁₄₇西₁₄₈途₁₄₉中₁₅₀，不₁₅₁领₁₅₂一₁₅₃对₁₅₄
城₁₅₅里₁₅₆一₁₅₇个₁₅₈地₁₅₉下₁₆₀定₁₆₁了₁₆₂家₁₆₃里₁₆₄也₁₆₅有₁₆₆。在₁₆₇，想₁₆₈起₁₆₉起₁₇₀介₁₇₁绍₁₇₂本₁₇₃县₁₇₄情₁₇₅况₁₇₆，在₁₇₇过₁₇₈伪₁₇₉
暗₁₈₀地₁₈₁指₁₈₂给₁₈₃我₁₈₄看₁₈₅那₁₈₆跨₁₈₇院₁₈₈径₁₈₉是₁₉₀伪₁₉₁县₁₉₂。但₁₉₃他₁₉₄哪₁₉₅里₁₉₆知₁₉₇道₁₉₈我₁₉₉曾₂₀₀以₂₀₁朱₂₀₂欣₂₀₃陶₂₀₄靠₂₀₅
一₂₀₆路₂₀₇上₂₀₈。在₂₀₉返₂₁₀回₂₁₁天₂₁₂津₂₁₃期₂₁₄间₂₁₅，几₂₁₆年₂₁₇来₂₁₈，从₂₁₉天₂₂₀津₂₂₁返₂₂₂回₂₂₃平₂₂₄西₂₂₅途₂₂₆中₂₂₇，不₂₂₈领₂₂₉一₂₃₀对₂₃₁
城₂₃₂里₂₃₃一₂₃₄个₂₃₅地₂₃₆下₂₃₇定₂₃₈了₂₃₉家₂₄₀里₂₄₁也₂₄₂有₂₄₃。在₂₄₄，想₂₄₅起₂₄₆起₂₄₇介₂₄₈绍₂₄₉本₂₅₀县₂₅₁情₂₅₂况₂₅₃，在₂₅₄过₂₅₅伪₂₅₆
暗₂₅₇地₂₅₈指₂₅₉给₂₆₀我₂₆₁看₂₆₂那₂₆₃跨₂₆₄院₂₆₅径₂₆₆是₂₆₇伪₂₆₈县₂₆₉。但₂₇₀他₂₇₁哪₂₇₂里₂₇₃知₂₇₄道₂₇₅我₂₇₆曾₂₇₇以₂₇₈朱₂₇₉欣₂₈₀陶₂₈₁靠₂₈₂
一₂₈₃路₂₈₄上₂₈₅。在₂₈₆返₂₈₇回₂₈₈天₂₈₉津₂₉₀期₂₉₁间₂₉₂，几₂₉₃年₂₉₄来₂₉₅，从₂₉₆天₂₉₇津₂₉₈返₂₉₉回₃₀₀平₃₀₁西₃₀₂途₃₀₃中₃₀₄，不₃₀₅领₃₀₆一₃₀₇对₃₀₈
城₃₀₉里₃₁₀一₃₁₁个₃₁₂地₃₁₃下₃₁₄定₃₁₅了₃₁₆家₃₁₇里₃₁₈也₃₁₉有₃₂₀。在₃₂₁，想₃₂₂起₃₂₃起₃₂₄介₃₂₅绍₃₂₆本₃₂₇县₃₂₈情₃₂₉况₃₃₀，在₃₃₁过₃₃₂伪₃₃₃
暗₃₃₄地₃₃₅指₃₃₆给₃₃₇我₃₃₈看₃₃₉那₃₄₀跨₃₄₁院₃₄₂径₃₄₃是₃₄₄伪₃₄₅县₃₄₆。但₃₄₇他₃₄₈哪₃₄₉里₃₅₀知₃₅₁道₃₅₂我₃₅₃曾₃₅₄以₃₅₅朱₃₅₆欣₃₅₇陶₃₅₈靠₃₅₉
一₃₆₀路₃₆₁上₃₆₂。在₃₆₃返₃₆₄回₃₆₅天₃₆₆津₃₆₇期₃₆₈间₃₆₉，几₃₇₀年₃₇₁来₃₇₂，从₃₇₃天₃₇₄津₃₇₅返₃₇₆回₃₇₇平₃₇₈西₃₇₉途₃₈₀中₃₈₁，不₃₈₂领₃₈₃一₃₈₄对₃₈₅
城₃₈₆里₃₈₇一₃₈₈个₃₈₉地₃₉₀下₃₉₁定₃₉₂了₃₉₃家₃₉₄里₃₉₅也₃₉₆有₃₉₇。在₃₉₈，想₃₉₉起₄₀₀起₄₀₁介₄₀₂绍₄₀₃本₄₀₄县₄₀₅情₄₀₆况₄₀₇，在₄₀₈过₄₀₉伪₄₁₀
暗₄₁₁地₄₁₂指₄₁₃给₄₁₄我₄₁₅看₄₁₆那₄₁₇跨₄₁₈院₄₁₉径₄₂₀是₄₂₁伪₄₂₂县₄₂₃。但₄₂₄他₄₂₅哪₄₂₆里₄₂₇知₄₂₈道₄₂₉我₄₃₀曾₄₃₁以₄₃₂朱₄₃₃欣₄₃₄陶₄₃₅靠₄₃₆
一₄₃₇路₄₃₈上₄₃₉。在₄₄₀返₄₄₁回₄₄₂天₄₄₃津₄₄₄期₄₄₅间₄₄₆，几₄₄₇年₄₄₈来₄₄₉，从₄₅₀天₄₅₁津₄₅₂返₄₅₃回₄₅₄平₄₅₅西₄₅₆途₄₅₇中₄₅₈，不₄₅₉领₄₆₀一₄₆₁对₄₆₂
城₄₆₃里₄₆₄一₄₆₅个₄₆₆地₄₆₇下₄₆₈定₄₆₉了₄₇₀家₄₇₁里₄₇₂也₄₇₃有₄₇₄。在₄₇₅，想₄₇₆起₄₇₇起₄₇₈介₄₇₉绍₄₈₀本₄₈₁县₄₈₂情₄₈₃况₄₈₄，在₄₈₅过₄₈₆伪₄₈₇
暗₄₈₈地₄₈₉指₄₉₀给₄₉₁我₄₉₂看₄₉₃那₄₉₄跨₄₉₅院₄₉₆径₄₉₇是₄₉₈伪₄₉₉县₅₀₀。但₅₀₁他₅₀₂哪₅₀₃里₅₀₄知₅₀₅道₅₀₆我₅₀₇曾₅₀₈以₅₀₉朱₅₁₀欣₅₁₁陶₅₁₂靠₅₁₃
一₅₁₄路₅₁₅上₅₁₆。在₅₁₇返₅₁₈回₅₁₉天₅₂₀津₅₂₁期₅₂₂间₅₂₃，几₅₂₄年₅₂₅来₅₂₆，从₅₂₇天₅₂₈津₅₂₉返₅₃₀回₅₃₁平₅₃₂西₅₃₃途₅₃₄中₅₃₅，不₅₃₆领₅₃₇一₅₃₈对₅₃₉
城₅₄₀里₅₄₁一₅₄₂个₅₄₃地₅₄₄下₅₄₅定₅₄₆了₅₄₇家₅₄₈里₅₄₉也₅₅₀有₅₅₁。在₅₅₂，想₅₅₃起₅₅₄起₅₅₅介₅₅₆绍₅₅₇本₅₅₈县₅₅₉情₅₆₀况₅₆₁，在₅₆₂过₅₆₃伪₅₆₄
暗₅₆₅地₅₆₆指₅₆₇给₅₆₈我₅₆₉看₅₇₀那₅₇₁跨₅₇₂院₅₇₃径₅₇₄是₅₇₅伪₅₇₆县₅₇₇。但₅₇₈他₅₇₉哪₅₈₀里₅₈₁知₅₈₂道₅₈₃我₅₈₄曾₅₈₅以₅₈₆朱₅₈₇欣₅₈₈陶₅₈₉靠₅₉₀
一₅₉₁路₅₉₂上₅₉₃。在₅₉₄返₅₉₅回₅₉₆天₅₉₇津₅₉₈期₅₉₉间₆₀₀，几₆₀₁年₆₀₂来₆₀₃，从₆₀₄天₆₀₅津₆₀₆返₆₀₇回₆₀₈平₆₀₉西₆₁₀途₆₁₁中₆₁₂，不₆₁₃领₆₁₄一₆₁₅对₆₁₆
城₆₁₇里₆₁₈一₆₁₉个₆₂₀地₆₂₁下₆₂₂定₆₂₃了₆₂₄家₆₂₅里₆₂₆也₆₂₇有₆₂₈。在₆₂₉，想₆₃₀起₆₃₁起₆₃₂介₆₃₃绍₆₃₄本₆₃₅县₆₃₆情₆₃₇况₆₃₈，在₆₃₉过₆₄₀伪₆₄₁
暗₆₄₂地₆₄₃指₆₄₄给₆₄₅我₆₄₆看₆₄₇那₆₄₈跨₆₄₉院₆₅₀径₆₅₁是₆₅₂伪₆₅₃县₆₅₄。但₆₅₅他₆₅₆哪₆₅₇里₆₅₈知₆₅₉道₆₆₀我₆₆₁曾₆₆₂以₆₆₃朱₆₆₄欣₆₆₅陶₆₆₆靠₆₆₇
一₆₆₈路₆₆₉上₆₇₀。在₆₇₁返₆₇₂回₆₇₃天₆₇₄津₆₇₅期₆₇₆间₆₇₇，几₆₇₈年₆₇₉来₆₈₀，从₆₈₁天₆₈₂津₆₈₃返₆₈₄回₆₈₅平₆₈₆西₆₈₇途₆₈₈中₆₈₉，不₆₉₀领₆₉₁一₆₉₂对₆₉₃
城₆₉₄里₆₉₅一₆₉₆个₆₉₇地₆₉₈下₆₉₉定₇₀₀了₇₀₁家₇₀₂里₇₀₃也₇₀₄有₇₀₅。在₇₀₆，想₇₀₇起₇₀₈起₇₀₉介₇₁₀绍₇₁₁本₇₁₂县₇₁₃情₇₁₄况₇₁₅，在₇₁₆过₇₁₇伪₇₁₈
暗₇₁₉地₇₂₀指₇₂₁给₇₂₂我₇₂₃看₇₂₄那₇₂₅跨₇₂₆院₇₂₇径₇₂₈是₇₂₉伪₇₃₀县₇₃₁。但₇₃₂他₇₃₃哪₇₃₄里₇₃₅知₇₃₆道₇₃₇我₇₃₈曾₇₃₉以₇₄₀朱₇₄₁欣₇₄₂陶₇₄₃靠₇₄₄
一₇₄₅路₇₄₆上₇₄₇。在₇₄₈返₇₄₉回₇₅₀天₇₅₁津₇₅₂期₇₅₃间₇₅₄，几₇₅₅年₇₅₆来₇₅₇，从₇₅₈天₇₅₉津₇₆₀返₇₆₁回₇₆₂平₇₆₃西₇₆₄途₇₆₅中₇₆₆，不₇₆₇领₇₆₈一₇₆₉对₇₇₀
城₇₇₁里₇₇₂一₇₇₃个₇₇₄地₇₇₅下₇₇₆定₇₇₇了₇₇₈家₇₇₉里₇₈₀也₇₈₁有₇₈₂。在₇₈₃，想₇₈₄起₇₈₅起₇₈₆介₇₈₇绍₇₈₈本₇₈₉县₇₉₀情₇₉₁况₇₉₂，在₇₉₃过₇₉₄伪₇₉₅
暗₇₉₆地₇₉₇指₇₉₈给₇₉₉我₈₀₀看₈₀₁那₈₀₂跨₈₀₃院₈₀₄径₈₀₅是₈₀₆伪₈₀₇县₈₀₈。但₈₀₉他₈₁₀哪₈₁₁里₈₁₂知₈₁₃道₈₁₄我₈₁₅曾₈₁₆以₈₁₇朱₈₁₈欣₈₁₉陶₈₂₀靠₈₂₁
一₈₂₂路₈₂₃上₈₂₄。在₈₂₅返₈₂₆回₈₂₇天₈₂₈津₈₂₉期₈₃₀间₈₃₁，几₈₃₂年₈₃₃来₈₃₄，从₈₃₅天₈₃₆津₈₃₇返₈₃₈回₈₃₉平₈₄₀西₈₄₁途₈₄₂中₈₄₃，不₈₄₄领₈₄₅一₈₄₆对₈₄₇
城₈₄₈里₈₄₉一₈₅₀个₈₅₁地₈₅₂下₈₅₃定₈₅₄了₈₅₅家₈₅₆里₈₅₇也₈₅₈有₈₅₉。在₈₆₀，想₈₆₁起₈₆₂起₈₆₃介₈₆₄绍₈₆₅本₈₆₆县₈₆₇情₈₆₈况₈₆₉，在₈₇₀过₈₇₁伪₈₇₂
暗₈₇₃地₈₇₄指₈₇₅给₈₇₆我₈₇₇看₈₇₈那₈₇₉跨₈₈₀院₈₈₁径₈₈₂是₈₈₃伪₈₈₄县₈₈₅。但₈₈₆他₈₈₇哪₈₈₈里₈₈₉知₈₉₀道₈₉₁我₈₉₂曾₈₉₃以₈₉₄朱₈₉₅欣₈₉₆陶₈₉₇靠₈₉₈
一₈₉₉路₉₀₀上₉₀₁。在₉₀₂返₉₀₃回₉₀₄天₉₀₅津₉₀₆期₉₀₇间₉₀₈，几₉₀₉年₉₁₀来₉₁₁，从₉₁₂天₉₁₃津₉₁₄返₉₁₅回₉₁₆平₉₁₇西₉₁₈途₉₁₉中₉₂₀，不₉₂₁领₉₂₂一₉₂₃对₉₂₄
城₉₂₅里₉₂₆一₉₂₇个₉₂₈地₉₂₉下₉₃₀定₉₃₁了₉₃₂家₉₃₃里₉₃₄也₉₃₅有₉₃₆。在₉₃₇，想₉₃₈起₉₃₉起₉₄₀介₉₄₁绍₉₄₂本₉₄₃县₉₄₄情₉₄₅况₉₄₆，在₉₄₇过₉₄₈伪₉₄₉
暗₉₅₀地₉₅₁指₉₅₂给₉₅₃我₉₅₄看₉₅₅那₉₅₆跨₉₅₇院₉₅₈径₉₅₉是₉₆₀伪₉₆₁县₉₆₂。但₉₆₃他₉₆₄哪₉₆₅里₉₆₆知₉₆₇道₉₆₈我₉₆₉曾₉₇₀以₉₇₁朱₉₇₂欣₉₇₃陶₉₇₄靠₉₇₅
一₉₇₆路₉₇₇上₉₇₈。在₉₇₉返₉₈₀回₉₈₁天₉₈₂津₉₈₃期₉₈₄间₉₈₅，几₉₈₆年₉₈₇来₉₈₈，从₉₈₉天₉₉₀津₉₉₁返₉₉₂回₉₉₃平₉₉₄西₉₉₅途₉₉₆中₉₉₇，不₉₉₈领₉₉₉一₁₀₀₀对₁₀₀₁
城₁₀₀₂里₁₀₀₃一₁₀₀₄个₁₀₀₅地₁₀₀₆下₁₀₀₇定₁₀₀₈了₁₀₀₉家₁₀₁₀里₁₀₁₁也₁₀₁₂有₁₀₁₃。在₁₀₁₄，想₁₀₁₅起₁₀₁₆起₁₀₁₇介₁₀₁₈绍₁₀₁₉本₁₀₂₀县₁₀₂₁情₁₀₂₂况₁₀₂₃，在₁₀₂₄过₁₀₂₅伪₁₀₂₆
暗₁₀₂₇地₁₀₂₈指₁₀₂₉给₁₀₃₀我₁₀₃₁看₁₀₃₂那₁₀₃₃跨₁₀₃₄院₁₀₃₅径₁₀₃₆是₁₀₃₇伪₁₀₃₈县₁₀₃₉。但₁₀₄₀他₁₀₄₁哪₁₀₄₂里₁₀₄₃知₁₀₄₄道₁₀₄₅我₁₀₄₆曾₁₀₄₇以₁₀₄₈朱₁₀₄₉欣₁₀₅₀陶₁₀₅₁靠₁₀₅₂
一₁₀₅₃路₁₀₅₄上₁₀₅₅。在₁₀₅₆返₁₀₅₇回₁₀₅₈天₁₀₅₉津₁₀₆₀期₁₀₆₁间₁₀₆₂，几₁₀₆₃年₁₀₆₄来₁₀₆₅，从₁₀₆₆天₁₀₆₇津₁₀₆₈返₁₀₆₉回₁₀₇₀平₁₀₇₁西₁₀₇₂途₁₀₇₃中₁₀₇₄，不₁₀₇₅领₁₀₇₆一₁₀₇₇对₁₀₇₈
城₁₀₇₉里₁₀₈₀一₁₀₈₁个₁₀₈₂地₁₀₈₃下₁₀₈₄定₁₀₈₅了₁₀₈₆家₁₀₈₇里₁₀₈₈也₁₀₈₉有₁₀₉₀。在₁₀₉₁，想₁₀₉₂起₁₀₉₃起₁₀₉₄介₁₀₉₅绍₁₀₉₆本₁₀₉₇县₁₀₉₈情₁₀₉₉况₁₁₀₀，在₁₁₀₁过₁₁₀₂伪₁₁₀₃
暗₁₁₀₄地₁₁₀₅指₁₁₀₆给₁₁₀₇我₁₁₀₈看₁₁₀₉那₁₁₁₀跨₁₁₁₁院₁₁₁₂径₁₁₁₃是₁₁₁₄伪₁₁₁₅县₁₁₁₆。但₁₁₁₇他₁₁₁₈哪₁₁₁₉里₁₁₂₀知₁₁₂₁道₁₁₂₂我₁₁₂₃曾₁₁₂₄以₁₁₂₅朱₁₁₂₆欣₁₁₂₇陶₁₁₂₈靠₁₁₂₉
一₁₁₃₀路₁₁₃₁上₁₁₃₂。在₁₁₃₃返₁₁₃₄回₁₁₃₅天₁₁₃₆津₁₁₃₇期₁₁₃₈间₁₁₃₉，几₁₁₄₀年₁₁₄₁来₁₁₄₂，从₁₁₄₃天₁₁₄₄津₁₁₄₅返₁₁₄₆回₁₁₄₇平₁₁₄₈西₁₁₄₉途₁₁₅₀中₁₁₅₁，不₁₁₅₂领₁₁₅₃一₁₁₅₄对₁₁₅₅
城₁₁₅₆里₁₁₅₇一₁₁₅₈个₁₁₅₉地₁₁₆₀下₁₁₆₁定₁₁₆₂了₁₁₆₃家₁₁₆₄里₁₁₆₅也₁₁₆₆有₁₁₆₇。在₁₁₆₈，想₁₁₆₉起₁₁₇₀起₁₁₇₁介₁₁₇₂绍₁₁₇₃本₁₁₇₄县₁₁₇₅情₁₁₇₆况₁₁₇₇，在₁₁₇₈过₁₁₇₉伪₁₁₈₀
暗₁₁₈₁地₁₁₈₂指₁₁₈₃给₁₁₈₄我₁₁₈₅看₁₁₈₆那₁₁₈₇跨₁₁₈₈院₁₁₈₉径₁₁₉₀是₁₁₉₁伪₁₁₉₂县₁₁₉₃。但₁₁₉₄他₁₁₉₅哪₁₁₉₆里₁₁₉₇知₁₁₉₈道₁

金肇野文集

金肇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肇野文集/金肇野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7

ISBN 7 - 5034 - 1264 - X

I. 金… II. 金… III. 金肇野 - 文集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875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08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兰台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25

字 数:295 千字

版 次: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6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我的义勇军生活.....	(1)
日记.....	(3)
山脚的一宵.....	(5)
街头一岗警.....	(8)
偷.....	(11)
春天.....	(13)
夜奔.....	(15)
一九四〇年创造起来的新平北.....	(23)
北平——荒淫与无耻的总站.....	(29)
记肖克将军.....	(34)
忆白乙化同志.....	(38)
和邓拓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	(48)
赵文仓老头子.....	(61)
辽东游击生活札记.....	(71)
战斗的历程.....	(115)
祭文.....	(125)
江上.....	(127)
在鸭绿江畔.....	(134)

苏联农业展览会参观记	(149)
列宁集体农庄访问记	(205)
纪念列宁集体农庄	(220)
米琪琛士农业机器拖拉机制	(227)
库班纪行	(231)
喀什米尔情歌	(269)
普列文夜曲	(276)
索非亚的春天	(281)
玫瑰花山谷	(286)
德里素描	(292)
东京小景	(299)
广岛时调	(306)
淡饭·清酒	(309)
胭脂泪	(313)
墙头诗	(321)
半夏纪章	(322)
送别塞声同志	(324)
吊故友梁津	(325)
龙庆峡颂	(326)
云南纪行	(327)
游丹东锦山	(328)
一九三六年中国文坛大事记	(329)
由五年来惨痛的追忆说到《北新》的前途	(331)
冀热察新闻事业简述	(334)
边区艺展印象记	(338)
我看过的《带枪的人》	(341)

略论《九件衣》剧作及演出	(345)
北平左联南城区支部的情况	(353)
鲁迅和全国木刻展览会	(356)
难忘的岁月	(369)
热血丹心光照人间	申 春(376)
——金肇野生平事略	
编后记	崔 璇(382)

我的义勇军生活

年轻的朋友们,我也是个年轻人,也是和你们一样的血性方刚的青年,也就因为这样,我便作了抗日义勇军的一员。所以,当我被迫离开了这个阵营,仍时时眷恋着我的那段生活,那是我一个很宝贵的时期。

是在夏天,还有那黄金的秋天,高天深谷,和无际的旷野,密密的森林,都是培养我陶冶我,是我的胸怀所在。我爱那秋天,我爱那温柔的微风拂摸我坦着胸怀的秋天;我爱那秋天,我爱那大把黄豆大棒玉米的秋天。

那是我的一个黄金时代。

跨着欢跃的飞腾的大马,在我们这长的队伍里,我跟着爬向高山峦峰,穿过溪流的村镇,住的是宽阔的大院,吃的是油打的大饼。这都是我童年时代所未曾享受过的。那主人,那大地主看到了我们谦恭和蔼,招待备至,从田园里摘来的梨桃,口味是新鲜的可爱的。我们的伙伴共有七十多人,在深山里,在大院落里是我们久留地带,那沙沙的知了,配合着我们清脆的弹鸣,随着飞雁的抖动,这砰的一声,翅膀一歪便坠了下来,那带着阴沉面部的地主随着枪声,打了一个寒战,脸也有些发了青白,而对我们加倍的殷勤,不敢轻举妄动。街头的年轻伙计们谁不羡慕我们,我们的队伍也更多了,我们这条新的长

城，便建筑在那旧的长城外围。我们在吃，我们在打，生活在我们是快乐的。虽则夜里的行军，有时是辛苦艰困，但这种生活却锻起了每个钢铁的体格。

从这以后，没饭吃的时候稀少了，更受不到无理的鞭打，也没有人再敢对我们虐待。宇宙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我感到大自然的世界才真正地是给人们建立着的，那时候我才感到欣喜，欢乐也就是那时候，喜悦才在我们心地生长。

勇敢的穷苦青年，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从那“王道”的国度跳出，而深入在这庞大的自由之乡。在大的队伍里，长的阵线上，吃着富翁的饭食菜果，捍卫我们这条边疆。

年轻的朋友们，有人诬蔑我们是“土匪”，我们对出卖自己同胞，向敌人献媚的人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只要二姆指一动，嘿！完结！然而，我们是爱护我们穷苦的兄弟，我们是已不再忍受那鞭鞑，那苛待。谁还会能再信任“王道”，而自遭罪过？我们是年轻有血性的！

（原载 1933 年《京报》副刊《沙泉》）

日 记

——1933年×月×日

雄鸡尖锐的叫声冲破了沉寂的夜。青山头推醒了我，我急忙摸摸身边的大盖枪，睁开惺松的眼看到那微微的白光已渐渐照上窗帘，一把丢开头下枕着的木褥，推开盖着的破旧的灰大衣。并唤醒了身旁的老疙瘩、王二麻子。李永福是早已起来了，正忙着烧饭。每个伙计都起来后，在模糊的黎明中，大家忙着擦枪栓，紧紧地裹起腿绑带。随即站在锅台前、桌子旁，乱吞一阵高粱米饭和葱拌豆腐，这味道我们感到是香的，甜的。太阳还未出来时我们又开始行进了。青山头已派出了王二麻子挑着东西，让陈茄子在前面先行，作为我们队伍的探子，还有李七，他依旧是扮成一个相面抽帖的占卦先生，盒子枪用毛巾包着放在布袋里。李七是全队伙计们最爱的一个，他能用很多的办法探得敌人的消息。今天的路途有些关不好走。若不是我们青山头对这一段有些熟悉，在三岔口那儿就迷糊了。三岔口山又高水又深。爬山我本来是不在乎的，妈的今天可有点那个了。可是心里虽有点跳，但是怕老疙瘩和我捣乱，仍然是跑到他的前面去。青山头真是英雄，谁不佩服他，谁真是没良心。他走路那么快，而且老是在我们前面领路。背着那些东西一点也不踌躇。他又庄严又和蔼，又威武又有谋略，又……，真他妈的是条好汉，我们都不成。

在山城店，打了一个间，这里据说离什么岭只五十几里路了，那儿就有我们的敌人。在这儿已有敌人的踪迹，岭那边是敌人的营房。

饭间，青山头说：“再走三十几里就要住下了，休息一下，恐怕就要有接触了。‘四海’那一股子是从南面去的，今晚也许能得到他们的消息。我们一定要取得密切的联系，在这条路上，大家都得十分小心，严防汉奸，对老百姓要取得密切的联系，以免将来退却了，有个……”“我们是死也不退却的，谁退是鸡巴。”四楞虎抢着说。“我是这么说，”青山头很和蔼地解释，“我知道我们的兄弟是死也不退却的，我们是铁的军队，我们抱着死的决心，而取敌人的头颅，收回我们的失地，回到我们的家乡……”

大家都是那么高兴，静静地听着。青山头的讲话，怎么攻，怎么偷营，种种的宝贵计划，谁心里不在暗暗佩服。

饭后，有的在大树荫下睡觉，有的爬上山坡在打枣，有的跑到激流小溪里去洗澡。

山城店的街市已经不成样了，凋零破落的砖墙实在使人伤心。我们在日已西斜的时候便离开了它。每个人捧着一把枣子和梨边走边吃。

晚间休息的地方连狗吠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十几间坍塌的草房，伴着塌了的石土墙院，荒草已经生满了院落。几个白发的老头和老婆拄着拐杖坐在门坎上张望着，时而哭，时而骂，这情景使我们非常难过。青山头走过去叫了一声：“老妈妈！”谈了几句话安慰了她老人家一会儿，我们便在这儿休息了。十四个人由青山头领着，其余三十几人到别人家去。这时，时光已经迈过了一夜。

（原载 1933 年《京报》副刊《沙泉》）

山脚的一宵

一个阴暗的晚上,天空看不见一点星光,只有呜呜的暴风在怒吼,我跟跣地蹶出阴沉地森林,爬过小小的山丘。山丘底下,兀立着几棵古松,那树干都有几搂粗细,枝叶已凋零了多半,据说这些树竟有二百余年的历史。我此时已疲倦了,便走到一棵树前,丢下拐杖,颓然地坐在一块白石之上。看到那棵树的树穴,听那悲惨的松鸣,并想起今天经过的事实,这件本来是我早已预料的,不可避免的,果然就在今天发生了。

今天,东方发白的时候,就把一群牛赶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随后同几个伙伴跑到溪畔玩贝壳和石子——这是每天的定律。谁料不幸的就在游戏之际丢失了一头牛。我便跑遍了山坡,觅遍了一切的所在:可是没有,没有一点影子,我已不知如何是好;怎么是不能回到家里,回去是要受鞭撻的。然而,天色已暗下来了,黑帐渐渐笼罩了宇宙;我这时顾不得领略晚霞的美景,只有着急,无策,心在怦怦地跳跃。刹那由远处山坡露出渺茫的影儿,徐徐地走向我来,我喜出望外,这一定是“二黄牛”回来,我决定地,我确信地。但是,当他走到我的跟前,我的心像冷水浇了一般,我的魂魄已飞出壳外,这时我还以为是梦,然而当那皮条拧成的鞭子——我用的打牛的鞭子,打在我的腰上,我才清醒这是事实,这是千真万确的,立在我面前的不是牛,是

残忍的主人，是终日虐待我的名之为怜恤我的叔父，是欺凌孤苦伶仃无父无母的孤儿的人。他在那里狞笑，怒骂，手握着鞭子，显着残酷的表情。这时我的腰在由疼痛而麻木，渐渐失去了知觉，只觉得手指处有模糊的伤痕，和湿的粘液，没有月光星光，辨不出那是红的血，还是臭的汗？

“今天不许回家吃饭，若是找不到牛，还要你的狗命！”

随后又是猛烈的脚踢到我的臀部腿部，挥起拳打在颊旁耳侧。这时我的膝盖已不中用，无力再跪，遂倒在山坡上，人事不醒，已无知觉。

醒来，不知何时？只望到空际深索着密云，狂风暴起，吹摇着那山林悲惨地号叫。只身横卧在旷野的我，感到身世凄凉。而叔父和他的一家人们，现在都在甜蜜的梦里，哪会有心肠挂念他的孤侄？咳！我因为没有了父母，就被叔父趋使放牛，想起以往，不由得热泪滚滚流下。前年，九岁的时候，正是我厄运的开始，那时一切都完了，剩点不值得的东西，也被人夺去。因为小，不懂事，只有听人家的摆布，所以才到今天的地步。

本来社会是虚伪的，人情是冷淡的，什么都是假的。叔父的儿子比我只小一岁，饮食是多么幸福，每餐两个鸡蛋，他还不肯下饭。我只喝半瓢米汤，吃两碗剩余的凉饭，不用说半条咸菜都没有，还被骂为大肚鬼、饭桶。咳！父母在世，我是怎样被疼爱，母亲给我缝暖和新的衣裤，做什么双脸的齐口的新式样的鞋子；现在，一切一切都没有了，死灭了！

我想起父母，忘却了周身的创痛，起来扶起一根鞭杆越过几座森林、丘壑，奔向父母的土家走去。然而，腹中已整日未入粒米滴水，所以无力支持，疲倦异常，只得屈膝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但觉筋骨又在酸痛，皮肉像刀尖在割刺，仿佛又有抽筋剥骨的人在身后施刑。咳！我痛恨人类，我说人类毕竟是残忍的动物。

我忆起以往，想思一切，又看见东邻王家五哥，他是多么快活地

在学校读书,他和我是同岁,已在高级小学了。他二哥三哥都入了什么北平大学堂,大哥又当老师。同是人,我也是父母所生,而不能读书,还要受毒打,非刑。这到底是什么道理?问题已经三年了在我心头盘绕。虽然王伯伯告诉我这是命运,但命运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真糊涂了!洋楼的牧师又说:这是上帝责罚我。可是我并没有犯罪,也奇怪的是上帝在哪里?我没有看见他,而他又为什么管人的闲事?既管了,更是可恨!因为叔父作恶,他不知理,这样帮助恶人行恶的东西,应该打倒他。他没有真理存在,一切是虚伪,欺诈……我明白了,要想救我只有自己,除自己救自己外一切都是欺骗。没有人会扶助你,我自己要救自己,现在天快亮了,去找光明之路。风已息了,云已散了,那是露出闪烁的星光,那远处还有灯火,那是人家,啊!亮了,天快亮了!现在是煮早饭的时候。那是在做饭,我去讨点充饥,不!我有劳动力,要向前奋斗。我每天工作,为何不给饭吃,啊!我要饭吃!我向用我们的人们去要饭吃!

那东方亮了,放出曙光,那就是光明之路,那就是应走的路!走!走!走!

1933年11月11日脱稿

(原载1933年11月18日《北辰报》副刊《荒草》)

街头一岗警

寒风飕飕地吹起浮泡的尘土，整个街市变成了乌烟瘴气的景象。这时，除几个车夫在来往奔驰，再也找不到一个行人的踪迹。太阳，它怕这凄凉的世界，它不忍观看这不景气的宇宙，所以早早躲到地球那面去了。现在，只有几个没精打彩的电灯，在路旁闪耀着它那黯淡的光茫，它似乎在嘲笑着人们的无味，它还在猜度着人在世间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想法，不止一次了，可是至今也没找着一丝的线索来。

一个喧嚣繁华的都市，而今却成为萧条沉静的枯城。在这城的一角，一个十字街头，素日就缺少热闹的街头，在今天这样凉风袭人的时候，这个寂静的夜半，只有一个站岗的巡捕踱来踱去，也没有汽车令他指挥，他感到十二分的无聊，凄凉。耸耸肩，跺跺脚，长叹一声，还是来回走着，数着自己的步舞。有时跑几步，免得那冰冷的地，冻得两腿发颤。可是，又不能回到家里，拥抱着娇妻，度这绵绵的长夜。他想着他的不幸，命运的悲苦。在这样天气里，午夜的时候，不谈那些阔少小姐们的幸福，就是一般的人们也都在甜蜜的梦乡里了。谁像他这样鬼似的竟在夜里过活，不能同人们接触，还要饮吸着凉的北风，真是囚犯的生涯！他不禁追忆起青春之期，新婚之夜，同是一个夜半，但是，所处的境况就不同，而那时所恨的是夜短，真有怨天

公，为何闰年闰月不闰夜之感。现在呢，恰恰相反。

他正当追想好事的时候，忽的从一道崎岖的街道上露出一对圆大的眼睛，放着红亮的光芒，照到他这边来。他这时丢开了一切无聊的思潮，振起精神，停立在路的中央，照例机械地抬起手来，一双臂举起与肩部平行的姿势，那双手则顺势地摆去。这样，一部虎似的汽车，吼的一声从面前驰过，卷起无数尘土，由屁股还噗噗地吐出许多浓厚的烟雾，带些刺鼻的臭味。他急速用手掩住了口鼻，嘴里咒骂那些资本家：昼夜在外面对着穷人示威，并不干出一点正经事，口里反高唱着怎样为大家找利益谋幸福。其实他们自己拥妻抱妾，朝夕舒畅地睡在锦华的床褥上，才真幸福。而穷人有妻不得亲，夜里还要为他们看守着门户。谈什么维持治安，干脆保护他们的财产生命罢了。他们高兴啦，乘着四轮电车兜弯子，那是舒服的，既没有烟土迷人，又不能受寒风侵袭。而我们呢，我们的无产者，给人家卖苦力，他们则剥削着我们的剩余劳力，拿着这些剩余的劳力他们寻欢，反用来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受苦，没有幸福。说什么自由平等，唱什么博爱，一切一切是欺骗民众的手段，对民众的一种巧妙的掩饰。他们的真实面目，除了在惨杀着弱小民族，自家享乐，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受苦，有谁可怜呢？两餐不得饱食，一觉不得酣睡。每月只七八元的薄薪，除窝头小米粥哪能谈到养家，老婆免不了要到外边去佣工。想起自家现在连个乞者都不如，确确实实比不上一个叫花子的。叫花子还不能受着任何人的支配，驱使。而我呢，既受苦，反被骂作走狗，真是哑子吃黄连。其实骂我的，同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无产者，有什么埋怨？

“咳！天怎么还不亮呢？”他沉思着，长吁了一声，自己在对自己发怨，“局长为饱自己私囊，辞去了两位同事，在这长的夜里，连换班的都没有了！吃这碗饭，真不容易啊！”

夜神渐渐抬起他的眼睑，凉风在这拂晓之时，更是逼人刺骨。这个可怜的警士，仍在沉思着想着他自家的身事。

在逃离的清晨里，一些忠实的劳苦的同胞，都睁开了睡眼，爬出被窝，向着他们的工厂走去。这时有两位褴褛衣服的人影，并着肩，抱着肘，徐徐地由远方向着十字街头走来。一位嘴里哼里流行的小曲。他们且哼且行地由巡捕身旁擦过。这位沉思者，被他们的声音惊醒，他听着他们呆重的足音，嗒嗒地走过，但他装着不觉，他又听到他们微语着谈话，是一个拉着细弱的嗓音在说：

“他妈的！这小子真尽职，您瞧，孙子样立在那里，到不怕冷啊！”大约是北平人的口音。

“他妈的，顶会拍马啦，他们叫他干什么他都肯干！”这个放着粗鲁的声音，像是山东哥们。随后又听那个说：

“喂！今天的罢工，必须提防着他们！妈的，有枪杆总是不易对付。”

“鬼损！谁怕那些？”

竖在街头的巡捕，眼送着骂他的两个工人拐弯进到不远的一家工厂里去。他听到这些断续的对话，心里觉得格外惭愧，而又冤屈。但是，谁教自己干这挨骂的差使呢？他又回忆到自身的环境，他再不能忍受他们（资本家）给他的欺凌侮辱。他又盘算着自己应该怎样下手去干，他想到今天的罢工，方才那工人所谈的罢工。这是我的机会来到，万不错过。我既有一支手枪，手里有了武器，更应当和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同是被压迫者，大家共同奋斗！

风息了，空际露出蓝色的青天，红的太阳在东方渐渐跳出，一家工厂门前潮水般的涌出了无数的人们，群众雄壮地喊着口号，舞着传单，在人堆之中立起一人在破着嗓子向他们热烈地讲演。刹那，这位清醒了的巡捕，丢却职务勇敢地参加了那些苦劳的工人们的大会，他随着他们呐喊着，狂呼着，向着大街拥去。

1933年11月21日于故都

（原载1933年11月25日《京报》副刊《沙泉》）

偷

“来！从这边擦过去，小心点绊倒了。”

“喂！全是些荆棘啊！太不好过！”

“妈的！小声点，惊醒了人。”

浮云密布的深夜，飒飒暴风刮着凋零了的枯枝落叶，和黄干的荒草在沙沙作响。当此树鸣狂吼之际，山墙角跨进来两个黑影，在迷离的昏沉的所笼罩的花园里，顺着墙脚溜来，悄悄地匍匐着向前移动，他们借着风声和树声用着渺小的喉音在互语，且行。

这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坐落在三间北房的后身，园中种着花草果木，春夏秋不断地开着鲜艳地花朵，放着陶醉诱人的香气，并结些果实，以供主人赏玩；而在冬天，严寒的冬天，却被无情的冰雪所缭绕，和主人的厌弃，而成了路旁的遗骸。靠园的窗子也紧闭了，与春夏的开放，正成反比。

黑影在这昏暗的黑夜从园的西北角轻踏荒垣，转踱南角，慢慢伏下身子爬过房檐之侧，在紧闭的窗旁停住脚步，一个轻轻扒开窗纸一隙之缝，用只眼吻着窗洞向里面仔细探望。那个使用耳朵紧贴着窗棂沉静地倾听，片刻，趴窗的人拉他一把，便离开他们的所在地，两大步退了回去。

“你听着什么没有？”